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五

武盥學生張汝霖

七月正義云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按孫皓不與康成同時吳志當作鄭志鄭志十一卷康成孫小同撰其書大抵張逸趙高孫皓田瓊泠剛炅模等問而康成荅之後人因孫皓名字遂誤改鄭志爲吳志耳宜校改

田畯至喜傳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喜讀爲饎饎酒食

也正義曰孫毓云小民耕農妻子相饁雖有冀缺迎賓之敬大夫儼然銜命巡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姬壟畝之間就飲食乎鄙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旨斯不然矣飲食之事禮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籩豆有踐鄭人之愛國君欲授之以餐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說其爲設酒食言民愛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按籩豆有踐傳以爲禮樂之器緇衣授餐傳以爲

援之采地俱與鄭氏言飲食者別今孔氏所引據者俱是鄭說孫毓于此方難鄭孔氏豈宜據鄭說以辨鄭難耶

亟其乘屋傳乘升也箋云乘治也

按毛亦以乘屋爲治屋但乘有升之義治屋須升其上故訓之爲升鄭氏以爲治者止是補足毛傳之意耳孔氏謂鄭唯以乘爲治爲異又未免過于離間毛鄭矣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傳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則加羔羊箋云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羣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傳公堂學校也兕觥所以誓衆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

桉毛知饗為鄉飲酒者周禮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是也知朋酒為兩樽者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有元酒兩壺是兩樽也知以狗者鄉飲酒記云其牲

狗是也知大夫加羔羊者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

羊此行鄉飲酒禮明是有故匕得用羊也知公堂

爲學校者黨正文言飲酒于序序者學校也于斯

之時朝野之氣通富教之方備謳吟載路頌禱相

聞鹵地雖小蓋居然帝王熙皥之治焉且上云九

月肅霜十月滌場明是農家之事此不得突云國

君饗羣臣鄭氏蓋可與議禮而不可與論詩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與也鴟鴞鸋鴂也

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
周室箋云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
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
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
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
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
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
公此之由然正義釋經曰毛以為周公既誅管蔡王

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
鴟鴞其黨如何乎其其言人巳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
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
攻堅故也及正義釋箋曰王肅云經傳內外周公之
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
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
其細其非二也設巳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
昭云公黨巳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

然矣按鄭注金縢云傷于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爲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位爲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土鄭之此意亦何過也

按傳箋正義及王肅馬昭之說則鄭氏之妄孔氏有不及覆覈之者矣但毛公此傳甚爲深穩孔疏亦似失其旨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孔安國傳云周公既誅三監乃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王尚疑之故欲讓公而未敢東山詩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云云是毛以周公居東卽爲東征與孔安國書傳同是武王沒後流言卽作管蔡武庚卽叛周公卽往東征也鄭說謂武王崩周公本當攝政三年此三年者管蔡不敢議至三年後尚未致政故作爲流言周公聞言避居東都

二年王感風雷之變迎周公歸二叔懼始以武庚叛此不可從也書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云既喪云乃流言蓋詞也明喪後流言即作何待三年攝政之後乎且武王新崩之時國疑主少成王儼然在襁褓之中管叔武庚覬覦外矣安危之責繫于周公一語之嘲引身避讒是時成王年方十餘耳設天不佑周則者髦之主何知國事成王不悟而外患作宗社危矣將誰之咎哉

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公之志如斯而已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公之志如斯而已矣我之弗辟古注訓辟爲大辟之辟如蔡仲之命所云乃致辟管叔于商者是也鄭讀辟爲避謂避居東都朱子早年從古注後與蔡括帖云只從鄭說爲是且引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爲証夫舜禹之時非管蔡之時也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舜禹周公同道

亦易地則皆然者也或又謂不幸成王終不悟周公將何如朱子曰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此宋儒談理之論不可以齊時者也主未成童羣生骨肉頑民戀商蠢然思變周公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逆慮殷民之未靖矣而乃高舉避嫌曰吾惟盡吾忠誠使舉朝皆周公而管蔡武庚不將起而得志乎然則謂周公避居東都者不可從也知鄭說之不可從卽可得毛傳

之意矣竊意毛公自以此詩爲周公傷二叔既誅
恐成王未悟憂勤惻怛作爲此詩冀以曉王無所
歸咎遂以鴟鴞惡鳥隱與武庚非以鴟鴞自興也
備則與管蔡叛者武庚也欲危周室者武庚也書
言管叔及羣弟者重罪首也公之隱斥武庚爲親
者諱也親二叔故我我子也疎武庚故我我室也
周公方以流言之故身處危疑而一則曰既取我
子何親親也再則曰鬻子之閔斯何愛君也三則

曰綢繆牖戶何憂國而防危也親親愛君者仁之事也憂國防危者智之事也仁與智周公兼盡之成王雖疑蓋亦未敢誚公矣然則毛意此詩是託爲常鳥之言曰彼鴟鴞鴟鴞之惡鳥旣取我之子矣不可再毀我之巢以與彼武庚武庚之惡人旣累我之二子矣不可再毀我之周室而孔氏正義謂鴟鴞鴟鴞之意云人旣取我子無能毀我室是以鴟鴞爲比周公矣此殆不然也桉陳風有鴞萃

止傳鴟鴞惡聲之鳥也爲梟爲鴟傳鴟惡聲之鳥也
鴞是惡鳥何得以比周公其失毛旨者一也孔意
以鴟鴞之子喻管蔡而云人取鴟鴞之子不指武
庚義無所屬問誰取管蔡者乎其失毛旨者二也
經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云寧亡二子不可以
毀我周室意自分曉孔氏云取子者人則毀室者
亦人矣而又云寧亡二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周
室是又謂鴟鴞子毀室矣其失毛旨者三也第三

章傳云口病手病汝能免于大鳥之難明以大鳥
指鴟鴞而孔氏承陸璣詩疏之誤謂鴟鴞爲小鳥
其失毛旨者四也今此下民毛意當指從武庚叛
之殷民而孔氏謂今汝下民管蔡之屬前稱爲我
子後稱爲下民無是理也其失毛旨者五也蓋誤
以鴟鴞爲小鳥而不記其爲惡鳥遂致乖亂如此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

則念西而悲

桉毛鄭說居東事各異然西悲之訓不如從鄭蓋此詩全篇皆代歸士設言于此二句突入周公自叙已志之語與通章大體不稱且即從鄭說仍與東征事不相礙也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傳言長久之道也箋云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何如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按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東山乎夫征士初歸勞而慰之情已至矣又爲引家人兒女之事誘而敎之以長久之道此其所以爲聖賢之愛民而詩人敘事之爲得體也善夫毛公之傳詩矣鄭氏以

爲極序其情樂而戲之視朝守之莊言爲閨房之
媟語其鄙褻爲何如耶
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傳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
用也箋云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
以此二者爲大罪正義釋箋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
四國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禮義故
易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
聖成王本爲賢君四國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

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于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國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破缺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

桉孫毓難鄭未探病源而妄下砭針辨人者適爲人辨況其過祖鄭之孔氏耶鄭箋之說自是支離今試問之孔氏曰破毀周公可謂禮乎孔氏必將

曰不可損傷成王可謂褻乎孔氏必將曰不可然則鄭箋之義不能外乎毛傳而孔氏所不能集矢者矣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也箋云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攻妻如何匪媒不得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按毛傳所說與大學言絜矩中庸言治人之旨相合此所以三家皆亡而毛氏獨立學官為不朽也

序云刺朝廷之不知而鄭氏以為朝廷羣臣猶惑于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德疑于王迎之禮是以

刺之孫毓云書曰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及百執事皆知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朝廷爲羣臣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詳此則鄭箋皆屬臆說不足憑矣周公思歸成王以悔悟來迎周公豈猶有疑沮遲難于其中者哉則謂須使賢者先往者非也即使詩爲刺羣臣而作亦非此篇之確解矣

我觀之子籩豆有踐傳踐行列貌箋云觀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以說之正義釋傳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爲行列貌毛以爲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禮治國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禮之物也傳意或然

校毛以籩豆爲行禮之器如孔子答問陳而以俎

豆之事對遵豆者禮之所在指其器而義斯見矣
鄭以籩豆爲饗燕之饌止欲自達其欲王迎公之
說耳而七月田畯至喜正義反引此以駁孫毓之
說于此見孔之疏鄭愼草蟲亦旣覯止傳云覯遇
也遇卽見匕卽遇遇則未有不見者而鄭箋引易
曰男女覯精訓以精氣相遇覯之不覺噴飯三日
此詩覯字問鄭氏亦思引易否祟鄭學者幸弗與
余爲貢諛也

于女信處傳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丕西歸而無所
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
按爾雅云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
也注再宿爲信毛公有客傳云一宿爲宿再宿爲
信蓋本爾雅彼章鄭箋無異說而此獨不從者蓋
緣此篇所說與毛迴別故不得不改訓爲誠讀者
于此可以窺鄭之隱矣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六

武　進　學　生　張　汝　霖

食野之苹傳苹蓱箋云苹藾蕭也

案次章食野之蒿傳蒿菣也三章食野之芩傳芩草也皆以爲野草何于此獨以水中之草爲訓案夏小正爽死苹秀大戴傳曰苹也者有馬帚也而爾雅云苹馬帚毛傳之蓱疑是苹之誤

示我周行傳周至行道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周

行周之列位也

桉卷耳周行毛訓爲周之列位以序云求賢審官也大東行彼周行傳行獨行也周行無訓箋云周行周之列位也使行彼周之列位而發幣焉緜厥費詞桉行露傳行道也周行猶小弁之言周道耳不甚難曉毛公性好簡質故無傳也或曰一周行也而三易其訓不巳紛乎曰此不足駭一周道也踧踧周道訓爲周之遁道周道如砥訓爲周之治

道一武王也桓桓武王周武也武王載旆商湯也各視其義之所當而已不可泥也鄭氏必合周行爲一解不得不支離牽就謂示當作寘矣次章視民不恌箋云視古示字則視民不恌與示我周行皆言嘉賓以善道相教示也而正義曰視民不恌作視字示我周行則爲示明其不同古者示寘同讀故改從寘視郎古示字而云不同示寘但同讀而云可改從何耶

將母來諗傳諗念也箋云諗告也

校如毛說當謂是用作歌以勞使臣念母之意如鄭說謂使臣是用作歌以將母之意來告說可兩存此等異同不足爲毛鄭輕重也

皇皇者華駪駪征夫每懷靡及傳駪駪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箋云春秋外傳曰懷私私當作和矜僴穧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象行夫旣受君命當速作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于事將無所及正義曰此

既以每為雖懷為和而下當作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王肅以為下傳所言猶說此也故述毛云使臣之行必有上介衆介雖多內懷中和之道當作內多中和之道懷賢謝和不得又爲懷思之懷此誤猶自以無所及是以馳驅而咨諏之鄭之此說亦述毛也但其意與王肅異耳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臣聞之曰懷私此亦當從國語作和為每懷也是外傳以為懷私故鄭引其文因正其誤云和當為私為和誤也鄭必當

爲私者晉語姜氏勸重耳之辭曰駪駪征夫每懷靡

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不及（玩文義此詩每懷靡及又似小異當是以夙夜征行不遑啟處訓駪駪征夫以猶懼不及訓每懷靡及言每每懷念懼其不及也孔氏以後彼懷安句爲解每懷似誤）況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此姜氏推論之辭非解每懷也彼下引西方之書以爲證）

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病大事

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旨吾從之矣與此晉語之

文及鄭詩之意皆以和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

當爲懷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

毛傳云懐和是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本無毋雖二字若毋爲雖維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始終立說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据者本無毋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肅毋有良朋之下有毋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本亦有毋雖又周爰咨諏傳親戚之謀爲諏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于六德也箋云中

和謂忠信也五者皆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
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于事則成六德
言慎其事正義曰鄭之此說替成毛意故鄭志張逸
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
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
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王肅以毛傳
云雖有中和者卽上每雖懷和是也孫毓亦以爲然
故其評曰案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成下章傳云

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是上章謂毋懷靡及毋雖懷和之義也箋旣易之于前爲說于下云中和謂忠信此疑脫忠信二字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戾不可得通傳義爲長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有所據而今詁本皆有毋雖則王肅之說又非無理鄭王並是大儒俱云述傳未知誰得其旨故兼載申說之焉

校鄭箋自王肅人懷私之訓與毛亦異故引春秋
外傳懷和爲每懷即破其文云和當爲私鄭氏之
引古爲以証而卽改其文者甚多不獨此也孔氏
見傳云懷和而箋所引者亦云懷和遂謂鄭之此
說不與毛異必欲強而同之而於每雖之義展轉
難通故云如鄭此意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所據
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中和之言下篇
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一不得

解遂疑後人加之則又何害而不可疑哉孔氏又云偏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案板蕩懷德惟寧傳箋皆訓懷爲和孔氏正義亦云懷思也來也止也思止有和之義故以爲和何偏檢而不及此耶孔氏又云假使訓懷爲和中字猶無所出此亦不先前正義申鄭箋以中和爲忠信之說既知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矣中卽在和之中從已發未發論非和之外又有

所謂中也何必另有所出末章傳所云乘此五者謂咨諏謀度詢也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卽訓每懷靡及也云成于六德也者卽謂合咨諏謀度詢五者與每懷靡及之心成于六德也王肅之說孫毓之評詳矣孔氏之譏不望而可知與

鄂不韡韡　傳鄂猶鄂鄂然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爲柎柎鄂足也正義曰以鄂文承華下故爲承華曰鄂也又古音不柎同不在鄂下宜爲鄂足故知當作柎

拊爲華足也

校經中之不從反言訓者甚多毛傳未爲失解鄭箋云不當爲拊其義未曉若如正義所說是以意推測以文承華下故從華推鄂爲萼又以不字在鄂下從鄂推不爲華足然則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芸在華下芸亦可爲華萼乎其在芸下其亦可爲鄂足乎且鄂與萼同音須由鄂轉萼然後其義始安不與拊同音須由不轉拊又須由拊轉跗然

從其義始安此正義之過也成二年鞌之戰齊師
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杜注山名伏琛云不音跗
與詩鄂不韡韡之不同謂花蒂也是言此山孤秀
如華附之著于水也摯虞畿服經亦云華不注之
不與詩鄂不之不同鄭樵云不象蒂形篆書不為
朶與花蒂相似然則鄭箋直謂蒂之承華者曰鄂
非以柎之鄂文承華下故言承華者曰鄂也不象
蒂形故云不鄂足非以不字在鄂後故言柎為鄂

是也正義之曲說不可不知要之毛公之解明白易曉好古者擇善而從之可矣

伐木丁丁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驚懼也箋云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正義曰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丁然為聲鳥聞之嚶嚶然而驚懼以興朋友二人相切磋設言辭以規其友切切節節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聞伐木之聲然也箋必以為文王身與友生伐木者以爾雅云丁丁嚶嚶相切直自

此以下陳鳥鳴求友無相切直之義則伐木之時相
切直也使史記周本紀太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
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
子耳太王初遷于岐民稀國小地又險陂而多樹木
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理論也
桵爾雅所云亦是櫟楛詩人託興之旨非謂伐木
時相切直也如卷阿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毛傳云
梧桐盛也鳳皇鳴也而爾雅云藹藹萋萋臣盡力

也嗟嗟咨嗟民恊服也亦是包舉詩意而訓之耳伐木箋及正義皆失其旨昔人謂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孔氏謂文王伐木之事不可以理論豈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者皆友生之力爲多與昔琢㐬彖謂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煩蓋深誚後儒之多妄也

無酒酤我傳酤一宿酒箋云酤買也

桉說文云酤一宿酒徐鍇曰謂造之一宿而熟若

今之雞鳴酒也周禮酒人辨四飲之物一曰清注清謂醴之泲者說文云醴酒一宿孰者也然則酤醴清三者名異實同皆一宿而熟商頌烈祖云旣載清酤傳酤酒也不言一宿者毛從簡耳若訓酤爲買則是以君上之尊取給于市無是理也雖如班孟堅所云酒酤在官亦鄙瑣甚矣彼酒人之設又何爲者而顧煩在上者之沽買耶孔氏又云旣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此亦非也經明云無

酒酤我誚無酒時可一宿而成不俟久釀耳非謂有一宿造成之酒王無酒將而用之也

俾爾單厚傳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

按毛於單字自作兩訓蓋漢已來師說如此故毛公皆述而存之鄭氏述毛而動輒違棄其義蠡生于木還食其木何爲者耶

于公先王傳公事也箋云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正義曰此歌文王之事又别時祭之名文王時祭所及

先公不過組紺亞圉后稷而已言后稷至諸盩者傳以公爲事㦮易之爲先公因廣舉先公之數以明易傳之意不得謂祭時盡及先公也

校武成云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業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周追王止及太王而前此者俱得稱之盩稱先王得統先公稱先公不得統先王也箋分先王先公而時祭原不得徧及則語有齟齬矣依毛以公爲事可也何用孔氏之曲說乎

薇亦作止併薇菜也作生也箋云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矣二章傳曰柔始生也兵若一輩而進則不得剛柔別章若異輩而行不應以三章爲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輩言始生者對剛爲生之以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脃脆同也莊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于牧地則是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無

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軍就馬則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中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爲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

按命將遣戍臨期告誡直以詩歌自是一時之事至于師行遼遠匪伊夕朝故指其去日皆謂之往末章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二月之末三月之中皆其時也行程計日時序漸深故薇葉亦有柔剛

之分耳如桃夭詩狄其花其葉其實未嘗有三之
子于歸也鄭以爲分三章遣發則此詩爲禮未載
時作乎爲遣中章後載時作乎若作之于先無由
逆知後遣之期若作之于後是先遣者無所謂歟
采薇以遣之之事矣何其說之戾乎
歲亦陽此傳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
嫌于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正義曰毛以陽爲十月
解名爲陽月之意以十一月爲始陰消陽息後卦用

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繼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爲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十有一月已經歷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爲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上莫止則不得歷過十月明義爲然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爲陽本所以名十月爲陽者時純坤用事嫌于無陽故名此月爲陽也

校正義謂鄭以傳言涉歷陽月不據十月又云歷

陽月者謂巳經歷此有陽之月也詳此則毛意指陽爲他月但歷盡諸陽而爲純陰者惟有十月故知毛亦當指十月耳初不與鄭氏之名十月爲陽者同也孔氏旣明其異何以又云毛以陽爲十月解所以名爲陽月之意乎

小人所腓傳腓辟也箋云腓當作芘

按生民牛羊腓字傳腓辟彼箋無異訓明腓義得爲辟矣而于此易傳云腓當爲芘偏檢書傳無訓

腓爲芘者輕于疑經此鄭氏之過也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傳卜之筮之會人占之箋云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爲近

杕杜毛訓會謂會聚衆人占之如士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旅占之法鄭以爲會合其言于繇大抵不離乎占之者近是義得兩存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七

武盦學生張汝霖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傳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言我也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

案傳訓言爲我毛意當解爲天子之詞云此彤弓之弓弨然而弛我以之賜有功諸侯諸侯其受我弓而藏之正義將此二句釋作諸侯語氣殊失毛

旨以箋訓爰言爲爰策命之言義亦通

六月序云宣王北伐也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無傳箋云于曰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王國之封畿正義擇經用毛以爲王以北狄侵縣乃自征而禦之毛氏于詩言于者多以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正義又曰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皆統于王師也又王

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征也按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甫若將師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美于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祉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旅嘽嘽可統之于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此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

毋御何常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校讎經者苟立門戶之見則曲說旁通無不能立其辨如常武云王奮厥武王旅嘽〻王命卿士王曰還歸明是親征而以爲王不親征者則云王于武王旅統于王師王曰還歸爲稱王命而歸則其說亦居然可聽矣六月云以匡王國以定王國以佐天子明是王命吉甫王不親征然以爲王自親征

者則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
追逐乃至于太原則其義亦可聽矣平心而論則
此詩並是宣王命吉甫北征如命南仲南征耳小
序云宣王北伐采芑序云宣王南伐其例同不必
以序為疑也王于出征句正義謂毛於詩之于字
多以為於為往然毛公亦嘗訓于為曰則其義得
與鄭同又不必以王于出征句為疑也嘗細讀毛
傳云佽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知毛亦

以爲命吉甫北伐而宣王未嘗親征矣惟以佐天子俾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設用一其字遂致解者紛紜其實正義所說幷非毛意使必欲王親征之說則縱横其辭亦可取勝正義申鄭說云從王者衆何由吉甫一人獨受多祉則克商之士三千獨太公一人尊爲師尚父不以爲嫌也若謂君親臣功安得不言及于王而專歸美于下則經固一曰王出于征再曰王于出征矣非言不及王也孔

氏謂君統臣功則爰吉甫之功即所以美宣王之功用一賢于帷幄之中決勝算于封疆之外于吉甫見宣王之盛不得謂專歸美于下也持此說則即謂宣王親征可矣以是知說經者宜先去其門戶之見而不可徒騁辯才也

載是常服傳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箋云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

校經云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明不得略旗常之事

矣毛傳以當服爲二常以爲飾服以臨陳即一言
而如見古兵之制焉且毛所指戎服亦當指韋弁
服非失解也鄭必以常服爲一輕棄古義此鄭氏
之過也

織文鳥章傳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箋云織徽織也鳥
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正義曰釋天云
錯革鳥曰旟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于
縿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

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爲旟正義曰
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
幟匕與幟字書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明故
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
白旆央匕也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旒著名于
末以爲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
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
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

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徽識所以顯別衆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頳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此蓋其制也徽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

此言之則徵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
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于衣理不宜長以
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
幅一尺終幅二尺除去降殺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
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
之銘旌即生之徵織鄭引士喪禮以証自王以下旌
旂雖有差等其徵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于衣不宜
差降則此徵織亦緣長一尺書鳥隼旂長二尺書名

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
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
短之今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
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
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
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
大司馬曰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注云
號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

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號此唯有王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

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
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
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爲徽織之此帥從伍
長以上但以卿統名爲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
也縣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以
州各者謂州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
邑大夫此二者即司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
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

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
按詩織文之織箋云徽織正義引周禮疏今周禮
司常注及賈疏皆作徽織又肆師表齍盛注故書
表爲剽〻表皆謂徽識也大司馬之職辨號名之
用帥以門名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以門名
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釋文徽識音志
一音試又左傳昭廿一年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
注徽識也釋文揚徽許歸反說文作徽云識也徽

識本又作幟申志反又昌志反一音式說文巾部微幟也幟字從巾亦俗寫徐鉉等于巾部附幟字不審之至當依左氏釋文所引作識又儀禮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注明旌也雜帛爲物大夫之所建也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又禮記檀弓上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註志謂章識檀弓下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釋名識幟也有章幟可按視也又月令以爲

旗章注旗章旌旗及章識也釋文章識申志反是古旗幟字皆作識說文言部識常也一曰知也从言戠聲識字有常義故與司常之常皆爲旂旗之類之號一曰徵識者所以使人識別故轉訓爲知也以此推之知織文之織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原作識文與周禮賈疏及左傳禮記等同開成石經誤作糸旁爲禹貢厥篚織文之織文後人遂据以改僞孔之書致誤不可救矣

既佶且閑傳佶正也箋云佶壯健之貌

按佶之為正為壯雖微有異同但我事齊力正非壯不可壯非正亦不可義得相成如此之類不必以之離異經傳也

飲御諸友傳御進也箋云御侍也正義釋詁曰令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正義釋箋曰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

按所侍君子侍父弟事師少侍長凡卑者承奉于

尊者之側皆謂侍之若諸友則雁行肩隨尊卑相

若不得為侍與之飲而進其友于義為妥矣

張仲孝友傳張仲賢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弟

為友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正義曰爾雅李

巡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桉鄭于伯兮箋云伯字也于黃鳥箋云仲行字也

此不言仲字箋從略也亦義從可知也歐陽集古

錄有張仲簠銘文作弡薛尚功編鐘鼎款識作張

考古圖張作弡仲作中簫作匜

東有甫草傳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正義曰以下云搏獸于敖敖地名則甫草亦是

地名不宜爲大故易之爲圃田之草且東都之地自有圃田故引爾雅以證之鄭有圃田釋地文也郭璞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

按毛公性好簡質其偶然詳稱博引者使如商周彝鼎使人觀而忘倦古書古義時時頗以散見孔氏疏此傳曰此等似有成文未知其事所出然則

鄭氏雖博安能仰其萬一哉此傳如張華畫地千門萬戶無一遺落軍舍之制田射之方纖悉畢具寫宣王出獵圖者未必能如此也至甫田之訓毛義自確鄭以為圃田澤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元和郡縣志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管城縣前漢志中牟縣圃田澤在西縣有筦叔邑管叔為畿外諸侯則此澤亦畿外

可知謂實在東都畿內者愆非也然則甫草之甫
明與倬彼甫田之甫訓爲大者同而不得爲圃田
矣鄭能謂甫草爲圃田之草必不能謂倬彼甫田
爲鄭之圃田也

之子于苗傳之子有司也箋云于曰也正義曰鄭以
于爲曰則之子所宣王爲異耳

桉毛以爲選徒建旐者皆有司之職非天子所親
故以之子爲有司且後稱宣王爲君子矣此之子

既別稱自當指有司

搏獸于敖傳敖地名箋云獸田獵搏獸也敖鄭地今近滎陽正義曰往搏取禽獸于敖也

校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云薄狩于敖李注引詩曰薄獸于敖水經濟水篇濟水又東逕敖山北酈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是也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于敖薄辭也而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或曰狩與獸古通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

事作武成成周本紀云罷兵西歸行狩記其政事作武成是狩獸通之證也故文選李注引作獸曰狩獸可通而薄字則必不可作搏箋云獸田獵搏獸是以獸爲田狩之狩即不得爲禽獸之獸矣旣言獸又言搏不可解矣昔謂獸止禽獸搏取獸物于敖之地經文原無可疑無俟另生枝節則箋云獸田獵搏獸者不可解矣此必是係近淺人見箋中有搏獸字搏與薄音近獸與狩音近遂從而改經

正義云往搏取禽獸開成石經亦作搏獸則唐已
來已延其誤已
麀鹿麌麌傳麌麌衆多也箋云麕牡曰麌麌麌復麌言
多也正義釋傳曰釋獸云麌麌衆多與韓奕傳則傳
本作麌字正義釋箋曰釋獸云麕牡麌牝麌是麕牝
曰麌也郭璞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
但重言耳音義曰麕或作麌或作麇是爲麇牡曰麌
也由麇之相類反承鹿牡之下本或作麇牝者誤也

釋獸又云麋牡麔牝麎下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是也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下其祁孔有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麎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與鄭同下箋云祁當作麎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也音義曰麌愚甫反說文作噳

桉此章正義云麌々衆多與韓奕同則傳本作麌

字文云此麌不破字則鄭本亦作麌是毛詩舊本此章及韓奕皆作麌〻今此章作麌〻而韓奕作噳〻與正義所云與韓奕同者不協矣必是呵庇鄭氏者見此箋以麌為麕牡而韓奕章仍從毛傳衆多之訓兩處不合遂于梁奕改為噳或曰此章釋文云說文引詩作噳〻本亦作噳梁奕章音義云本亦作麌明非一本矣以為兩處皆作麌將釋文說文及各本皆誤而吾子之說為是耶曰吾

非好識古人也亦考之經傳而求是耳此章若作噳則鄭氏不得以噳為麏牡若毛氏作噳鄭氏作麌則箋宜云噳當作麌矣今不然故知此章毛鄭皆作麌而作噳者非其舊也韓奕若作噳則孔氏此疏不得謂傳本作麌字與韓奕同陸氏不得云本亦作麌也故知韓奕毛鄭皆作麌也至于說文所引多與毛鄭異趣又未可據以斷毛鄭矣明麌之分而鄭氏之說不得遯矣鄭氏不從毛訓衆

多而以爲麕牡于此章猶得以快其說于麟奕毖

不能也則其情大可見矣又桉玉篇鹿部麌牛刀鹿

也廣韻十一麌麌牝麕也羣經音辨卷七云鄭以

麌鹿牝也羣麕牝也謂祁爲麌七麌牝也詩所說

又皆與羣麕牝七牡之辨其難若此又何論其

他耶

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麎麎麌牝也中原

之對楚者之音義曰祁毛尸私反又止之反鄭改作

扆音扆郭音扆何止尸反沈止尸反

檢其邢孔有之句無甚可疑宣王時作之毛公時傳之俱是如此許氏說文引詩作其扆有正義所云注爾雅者某氏唐人有引作樊光者樊光漢人郭之說或本樊氏然爾雅郭序云爾雅者蓋興于中古隆于漢氏要之在毛公之後說文引詩多與經不相合據說文以改經則改之不勝改且說文所引亦多不可從也某氏爾雅注未知在鄭前

鄭後君在鄭後或是蹈鄭氏之說若在鄭前亦止是漢時之書据漢時之書擬毛詩之失恐未可也若謂瞻彼中原其祁孔有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則詩之若此者正多節彼南山有實其猗不言木不知實者何物瞻彼阪田有菀其特不言苗不知菀者何物不但此也鄭始本詩前一章云弁彼大阜從其羣醜不著獸名不知群醜者何物如此類者將皆可疑乎正義又云必易

俟者以言獸之所同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若如此論則祁更不得爲麌矣下云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明是獸類非一君限之以其麌是舉中原之大皆牝麌一類也無論牝麌不至若是之多且亦與獸之所同句不協也前章言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次章言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明言獸之大者甚有矣孔氏謂不舉獸名不知大者何物則生民詩前章言亘之秬秠亘之穈芑以

歸肇祀以嘗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
不復舉穈芑等名亦不知舂揄簸蹂者爲何物乎
作是詩與傳是詩者俱不以不舉獻名爲疑而鄭
氏改之亦何過耶